

喋血抗战十四年，反法西斯第一枪

喋血山河

第一部

温靖邦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喋血山河

第一部

温靖邦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喋血山河. 第1部 / 温靖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60-7644-0

I. ①喋…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879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孙 虹
责任编辑: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喋血山河·第1部 DIEXUE SHANHE DI YI B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1 1插页
字 数	620,000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卷首语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正式入侵中国。从这一天开始，中国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日御侮之战；尽管国民政府数年间奉行妥协退让政策，但爱国军民没有一天停止过保家卫国的抗争。所以，“九一八”事变是抗战开始的标志；也就是说，中国的对日作战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

日本和意大利是首先实行法西斯主义对外政策的国家。他们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建立的法西斯德国注定要纠合到一起实行毫无底线的军事扩张，发动由小到大的侵略战争。所以，从本质上和事实上而言，中国是最先对法西斯侵略奋起抗战的国家；是中国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这天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挑衅、间谍活动不断，狼子野心暴露无遗。蒋介石深感头痛，不知道如何处置为妥。这天，通知几位心腹重臣来他的官邸商议。

早餐后不久，何应钦、宋子文、杨永泰、陈果夫、张群一千人应召来了。蒋介石吩咐把他们带到大书房去。

所谓大书房就是他的办公室，这是他常常会见心腹重臣的地方。约莫三十平方米。正中靠近墙壁的地方安放一张黑漆大办公桌，后面墙上悬挂孙中山画像，然后是孙中山写的条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办公桌斜对面，也是靠墙处，摆放几张黑皮沙发，围成一个半月形；半月形中央一张矮足长条茶几，同样是黑漆的；地板也是黑漆的。诸多黑色与雪白的墙壁形成鲜明对照，隐然营构出一种冷漠凝重又不无肃杀的氛围。

他进来的时候，何应钦、宋子文、杨永泰、陈果夫、张群等人已经坐在半月形组合沙发那里了。大家站起来相迎，各自说了一番问候的话。他含笑招手请大家坐，说不必客气。几位都是心腹，地位也高，他就没有坐到办公桌后的大圈椅上摆谱，而是随和地坐到半月形中的一张单人沙发上。

侍从副官给他送上白开水。

他伸手指指大家面前的茶杯，招呼喝茶。

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白开水，他脸上的微笑渐渐淡去，眉头随即攒聚成一堆，眼里渐渐浮现恼怒与严厉。

“今天请诸位来，这个……一是互相通报一下情况，二是研究处置办法。”他感慨系之地叹了一口气，“现在是内忧外患迭至呀！东北不断出现麻烦，什么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会不会再出个什么更大的事件？如果不谨慎行事，什么大事都可能发生！这个张汉卿^①待在北平干什么？病好了，就该回沈阳去坐镇，去解决问题，去消除隐患嘛！听说他在北平简直就成了安乐公，看京戏，泡舞厅，还和那个什么电影明星搞到了一起。叫什么？好像是叫什么蜜蜂吧？”

宋子文忍不住笑了：“不是蜜蜂，是叫胡蝶。那只是小报绯闻，真假很难说！”

蒋介石说：“我不管你搞蜜蜂还是搞胡蝶，反正得把东北给我搞稳定，不能出

^① 张学良字汉卿。

事！出事就麻烦了，那才真叫作南北不靖，怎么应付呀？”

蒋介石提到的万宝山事件是怎么回事？

万宝山位于长春市北边约莫三十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既不是日本人的南满铁路公司附属地，也不是一九〇九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中图们江条约》所定的特区^①，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地。

一九三一年四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先驱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熟地、生荒地共四百多垧^②，为期十年。根据中国法律，租给外国人种的稻田须报请县政府批准。郝永德避而不报，擅自把这些地租给了流落中国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九人耕种，为期也是十年。

五月中旬，这两个朝鲜人从长春引来侨居的朝鲜农民四十户共两百余人，造屋居住，从事开垦。

这里地势较低，便于引伊通水灌溉。他们着手开掘一条引水渠。这渠宽三丈，深两丈多，长十公里，须经过中国农民的大片良田。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③称：“建壕工程强横进行，损坏农田一百余垧。将来渠成，一值大水之年，附近良田两千多垧将直受水害。”

这自然引起了当地中国农民的担心。五月二十日，中国农民代表一百多人向政府投诉。

五月三十一日，长春县政府派员前往劝说朝鲜农民停工。

日本驻长春领事代重德获悉，反而引来了更多的朝鲜人加紧挖掘，同时增派了五十多名警察保卫施工。

七月一日，中国农民眼看大渠就要挖成，自己的大片熟田就会面临淹没的危险。这是个关系到死活的大事情，自发地聚集了三百多人前来填壕。

双方争执不下，发生严重冲突。

日本警察悍然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在枪杆子保护下，七月十一日大渠全线竣工。

日本借此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致使朝鲜国内不断发生华侨被杀事件。一个星期之间，汉城华侨一百多人被杀，九十多人失踪，一百六十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几百所。不少华侨只好返回中国，到七月十日止，几天之间就返回了四千五百人。

日本人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

七月十五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渠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满洲自由

① 该条约划定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为特区，允许朝人、日人垦殖。当时朝鲜系日本殖民地。

② 每垧为七亩。

③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居住。

同一天，开渠通水，从此中国农民的良好田数百垧被淹没水下。日本军警沿途设岗，不许中国人靠近。

七月十九日，日本民政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在秋田市民大会上说：

“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干预日本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①

中日双方交涉期间，日本政府竟然搬出袁世凯对日承诺的“二十一条”来进行逼勒。那是中国军政界很少有人敢明确首肯的卖国条约。谈判于是陷入僵局。

再说中村事件。

日军参谋本部大尉参谋中村震太郎，一九三一年六月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行有一名侨居东北的日军退伍兵上士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六月二十六日被当地屯垦第三团团关玉衡拘传。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又搜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以及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把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都记载得很详细。

他们的间谍罪确凿无疑，关玉衡下令全部处死。

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不无担忧。几经斟酌，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作好保密。”

日本方面在八月初才觉察到中村的失踪。日本在华报纸纷纷发表报道，对中村失踪事件大加渲染。外交官的交涉也一天紧似一天，最后公开在报纸上断言其被兴安岭土匪杀害，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②参谋长荣臻提出抗议，要求拿办凶手。而东北的日本报纸见领事们态度趋于强硬，心领神会，越加甚嚣尘上，每天发表虚构的中村死因调查。从最初的土匪杀害说，转成屯垦三团关玉衡的士兵所为。虚构一段故事，称屯垦三团官兵为抢夺中村所携鸦片、钱财而杀人越货。要求必须枪毙关玉衡抵命，兴安区须赔偿一切损失。

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言论据理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照会驻沈阳各国外交机构，谢绝到兴安区游历，盖因保护难周；凡私自进入该区而有意外发生者，该区概不负责。”

土肥原（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咄咄逼人，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阻多次无效，只好允许。派了一名姓铁的参谋陪同前往。

土肥原到了兴安区边沿的白城子车站，见岗哨林立，刺刀闪光，官兵一个个

①（日本）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1，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260页。

② 这是蒋介石给奉天最高节制机关的封号，长官为张学良。

凶神恶煞，上前查验证件也面含杀机，不禁心头发虚，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到了屯垦公署，要求派兵保护。

垦署总办高仁级少将怒目相向，厉声呵斥，说本区尚无此先例，碍难从命。

土肥原给噎得说不出话，只得壮起胆子与铁参谋一起向葛根庙出发。每走一站，都有关卡盘查。他见部署如此森严，估计要走到目的地很难，又怕遭到与中村一样的失踪之难，就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野蛮得很，我们这次去恐有危险，还是回去吧。

土肥原的目的地是余公府。他是想到那里收买蒙古人，寻找中村的尸骸。

回到沈阳，他的胆子又大起来，谎称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发动了；如果奉军当局不去剿办，大日本只好派兵去代劳了。

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在继续施加压力，威胁要终止谈判，除非东北当局把关玉衡抓起来，押解到沈阳，公审枪决，为中村偿命。

荣臻手里没有中村的间谍罪证，十分忧虑；又怕兴安部队真的为此哗变，对日开火，难以收拾。派炮兵旅长王致中疾赴兴安区劝导关玉衡持重，万不可有过激举动。

王旅长向关玉衡传达了命令之后，又说，荣参谋长的意见是能拿出证据当然最好，如果拿不出，就先出国游历去。取道满洲里，很容易就进入苏俄了。只要保持部队安定，不发生极端行动，日本人就没有借口。

关玉衡理直气壮，有证据呀，已经送到北平行营了。旋即把张学良的电报交给王致中看。

王致中大喜，以为占住理了，不怕日本人再撒横逞豪。建议他去沈阳，与日本人当面对质。

一旁的关夫人大为担心，主张出走苏俄；到沈阳去对质没有什么意思，日本人几时讲过道理？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呢。

关玉衡权衡再三，决定接受王致中的意见，到沈阳去。他自以为办的这个案子是铁案，只要把原始罪证全部调来，就能据理驳斥对方。如果有人蛮不讲理，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烦王旅长电禀荣参谋长，赶紧向北平张副总司令^①调取中村间谍活动罪证，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林久治郎在沈阳一天三次压迫荣臻，声称你不让日本皇军去抓关玉衡，你自己出兵解决好了。

荣臻迫不得已，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开赴兴安区。

而关玉衡在王致中陪同下，已悄然搭车到了沈阳，又被黑壳小汽车接到炮兵总监冯秉权私邸。

冯秉权说，荣参谋长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到敝寓。城内现在还没有什

^① 张学良时为中国军队副总司令。

么大问题，这一带就更安全了，你就尽管放心吧。

当晚设宴为关玉衡压惊。

荣臻也来了。

关玉衡为上次越级把中村间谍罪证直呈张副总司令向荣臻道歉。

荣臻以为没什么，尽快让副总司令了解真相那是对的。荣臻解释，派陈兴亚率宪兵去兴安区是做给日本人看的。

二

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的情况越来越紧张。商店、钱庄都不敢开门，物价飞涨；日本浪人四处劫掠，日本兵砸监狱，放出各种罪犯；汉奸亲日派横行霸道，专找奉军士兵寻衅滋事；中国人没什么要紧事不敢出门，街上路断人稀。

九月十四日，代理长官张作相派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赴北平见张学良，禀报一切，请示应付方略。

张学良眉头深锁，满面苦恼，解释说大病初愈，思维不清，不便决断大事。前几天荣参谋长来，已经交代过了，东北大事由张辅帅^①、臧主席^②和荣参谋长三人酌处。重要问题则应该向中央请示，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转告张辅帅，微末小事，可以不禀报中央，他们三位相机办理就是了。但是千万不可出大乱子，总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回国述职，绕道北平看我，说日本各地都在游行示威，鼓噪武装占领东北，以安中村在天之灵。咱们必须要重视这个情况，尽量息事宁人，让他三尺又何妨^③嘛。

当夜十二点过，李济川回东北，向张作相禀报了张学良关于忍让的指示。

此后，东北当局就照这个精神向日方表态，中村事件，任何赔偿道歉咱们都可以同意。

日本人并不想就此罢休。

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向中国发出照会，要求中国惩办关玉衡，撤销其后台荣臻职务，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将诉诸武力。

两名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国各项权益。”^④

关东军作战部主任参谋、少壮派核心人物之一石原莞尔大佐（相当于上校）考虑得更具体，他以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

① 张作相字辅忱，人们尊为辅帅。

② 臧式毅，当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

③ 语出中国古代一个故事。宰相的亲人在家乡和邻舍因建围墙发生争执，宰相写信回家批评亲人，这是其中一句。

④ （日本）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0页。

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①

对于蒋介石的担忧，何应钦内心深处颇不以为然。他觑了觑这位他总想取代而又始终取代不了注定是他终生上司的人，咳了咳，清清喉咙，用十分谦卑的口吻试探着表达不同看法。

“委员长是不是过虑了？我冷眼观察了一下，发现战争叫嚣最厉害的，要不是地位较低的少壮军人，要不就是没有实际权力的过时人物。他们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军部毕竟是稳健派人物掌着权，内阁也是文官政府，推行的是欧美式政党政治，不会有多大的冒险精神。加以朝野实力人物大多与先总理有较深感情，揆情度理，不会真正跟我们过不去！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应该是他们出兵的最好借口，日本民间甚嚣尘上，关东军少壮军人磨刀霍霍，为什么至今没见动真格的？就是因为稳健派对此有所遏制！”

蒋介石点点头，“敬之^②的看法有道理！不过……要告诫张汉卿，不可再出乱子，不能再给关东军少壮狂人以任何口实！”

宋子文微微冷笑，自顾饮茶；只在何应钦说话的时候投以鄙夷的一瞥，显然是十分不以为然。

这个情绪被杨永泰瞧见了。

“委员长，”杨永泰含笑看看宋子文，又望着蒋介石说，“宋部长对国际问题一向深有研究，颇多真知灼见，希望能听听他的宏论。不知委员长以为如何？”

“不不不，”宋子文赶忙摆手，做出敬谢不敏的样子说，“杨秘书长谬奖。子文整日忙于俗务，哪里谈得上‘研究’，更不用说‘深有’了。”

杨永泰从他的笑容里，瞧出痒处已经搔着，也不再多说，只用鼓励和期待的笑脸相向。

蒋介石说：“子文兄不必过谦，说说高见也无妨嘛！我们自己人关起门来讨论，又不是拿到大会上去演说，什么话不能说呢？”

宋子文没再拒绝，顿了一会儿，扫视大家一遍，把目光停驻在蒋介石脸上，说：“委员长刚才说何部长的话‘有道理’，说得真好！就日本鸽派一贯的行事策略来讲，何部长的判断的确不无道理。鸽派不希望在中国东北燃起战火，至少最近十年不要有什么火星，因为日本大规模战争卷入的准备尚不成熟。他们主张采取渐进式蚕食的策略，或者是对东北地方政权进行潜进式演变，使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亲日本倾向。这就是孙子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吧。我们千万不可过分夸大鸽派的温和性，更不可以为他们有多么深的亲华情感！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却受到欧美经济的无情挤压，如饥似渴地想获得独自占有的永久市场，东

①（日本）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第423—433页。

② 何应钦字敬之。

北乃至全中国正是他们梦中之物！日本列岛上那越来越多的烟囱，像一个个大张着的血盆大口，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业原料去喂养。小小的日本能出产多少东西呢？这又得依赖东北的煤、铁、棉、木材。日本近三十年人口暴涨一倍，粮食奇缺，百分之五十的小麦、大豆、油料靠东北进口。这样一些严酷的需要对鹰派和鸽派的刺激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鸽派行事，表面上看来温和一些，可是千万不可寄予太多的幻想。尤其是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强烈冲击，到了今年冲击波犹然有增无减。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上升，对华索取急迫，鸽派的嘴脸也在渐渐发生变化，很多时候那一副鸽子嘴与鹰嘴越来越相像了！最近两广^①那边派陈友仁访日，与币原外相会谈。据说币原的态度也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蒋介石微微有些惊诧：“怎么，陈友仁去日本了？”

宋子文点头：“从东京刚传来的消息！”

蒋介石有点不安，顿了顿，说：“他和日本人都谈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协定？”

“具体的还不了解，只听说币原的对华态度已失去了昨日的温和，变得强硬起来了！”

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除了加紧整训两广军队，筹备北伐讨蒋，还盘算着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外援。首选国家是近邻日本。孙科召见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重光葵，探询派外交部长访日的可能性，可能的话希望总领事能够安排。

重光葵与南京政府的外长王正廷、财长宋子文颇有私交，对广州政府没有好感，以为是过去武汉政府的延伸物^②，不无亲共嫌疑；推托日本并没有承认广州政府，不便安排访日。

孙科又请他先向日本国内通报，探探首相、外相的态度再说。

重光葵脸色阴沉，以为名不正言不顺，断然拒绝代为通报。

正好汪精卫从香港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冷笑说那就不劳他重光葵大驾了；我们去找驻香港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商量就行了。须磨不喜欢蒋介石政府，比较同情我们，一定会帮忙的。

果然，孙科一找到须磨，说明情况，提出请求，对方就满口答应代为斡旋。很快就电禀币原外相，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要求访日，建议外相和内阁能允其一行。

币原回电称，广州政府是中国反蒋派的核心，由有影响的人物汪精卫、孙科以及两广军阀组成，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潜在的前途，不应该拒绝与之交往。但是陈友仁以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身份访日，这种形式恐怕不大妥当。日本和南京

① 两广实力派抬出汪精卫、孙科“开府”广州以对抗南京蒋政权。

② 因为北伐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陈友仁为外长，孙科等人也曾任在里面任职。

有外交关系，尚未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如果陈友仁能以两广地方政府要员名义或者个人名义访日，将十分欢迎。

孙科回到广州，与汪精卫等人商量，决定不予计较枝节，可以尊重日方意见，反正我们自己发布消息认定是外交部长出访就行了。

大家一致同意。

于是陈友仁率几名随员飞赴日本。

陈友仁是国民党老资格的外交家，时年四十六岁了，比起当年略显老成；而风流倜傥如昨，儒雅的气质依然。

陈友仁抵达东京，住进帝国饭店。

东京地方当局奉命作了部署，不许新闻媒体靠近，严禁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陈友仁到了日本。宋子文也只是得到了陈友仁秘书的密电才知道大概情况。这秘书是宋子文的坐探。至于史学界，却是到了战后才从日本外务省的文书中获悉谈话内容。

币原是一位娴熟外交礼仪十分懂得把握分寸的外交家。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候客人的到来。

这间办公室宽大崭新，刚刚油漆过，墙壁是雪白的，天花板也是雪白的，连写字台、茶几都是白色的。屋子里充满浓浓的中国土漆香味。

客人进来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却没有离开写字台，等待着客人主动上前。如果对方是日本政府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他应该离开写字台，趋前握手，甚至迎到门口。

陈友仁明白这种待遇的含义，只嘲笑地微微瘪了瘪嘴巴，没多计较，上前隔着写字台伸过手去。

币原被动地伸手相握，没有力度，而且短促。马上将刚刚握过的手移动方向，指向对面沙发，请客人坐。币原用的是英语，他了解这是陈友仁最熟悉的语种。

侍者适时送上茶来，是陈友仁喜欢的加糖红茶。陈友仁明白币原一定专门研究过他的资料。

他听说过币原的务实作风，没多说客套话，马上用英语说：“外相阁下想必知道，我国最近日益高涨的排斥日货运动，对两国友谊的发展不无阻碍，应该设法予以解决。舆论盛传贵国有吞并东北之意，我们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我们不希望和贵国开战。但是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我们也会为此而努力。国民政府将于十月十日在广州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对日本之根本方针。相信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届时一定会得到使贵我双方都满意的解决。这次来访问外相阁下，不是交涉具体问题，只是一种友好探望，同时征询阁下高见以作为未来国民会议确定方针时的参考。”

币原点点头，友好地笑一笑，然后把一沓文件递给陈友仁，说：“敝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在上面，阁下可否先浏览一下？”

陈友仁点头说了一声 OK，慢慢翻阅。

这些文件里除了大东亚共荣圈、日中提携、共存共荣之类老调子以外，主要问题是满洲问题。强调日本在满洲享有的权益，与日本人的生存密切相关。声称日本政府对华不论要作多大让步，断难放弃在满洲的既得利益。

陈友仁从文件里抬起眼睛，郑重地向币原表态，广州国民政府定会充分考虑文件里表露的立场，也会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

币原满意地点了点头，沉吟片时，问道：“南京政府对此持何观点？会不会和阁下相左？”

陈友仁两手一摊，摇了摇头：“这个无从知之。”

币原唔了一声，淡然一笑：“他们如果不尊重敝国在满洲的权益，注定要酿成中日之间的悲剧！”

陈友仁微微吃惊：“阁下此话怎讲？”

币原皱起眉头，做出痛苦的样子说：“如果出现了那种情况，敝国政府将难以阻遏军部动武，只好听任他们出兵占领满洲！这是个易如反掌的事，张学良的部队不过是一堆枯树朽木，不堪一击！”

陈友仁心里阵阵发凉，怎么这位著名的鸽派也成了这么一副腔调？表面上做出颇为理解的样子，点头说：“原来是这样！”

币原转了个话题。那时苏联的日益强大，日本国内马列主义思潮在知识界的兴起，日共的成立，都使日本豪族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是其重要国策，组织一个国际反共同盟是其渴求之一。币原就这个话题试探广州、南京在这一点上有多少一致性。

“阁下对中共的情况了解吗？”

“反共是我国政府的既定国策，打倒了蒋介石还都南京之后，剿共将提上议事日程！中共现在分国际和国内两派。国际派以博古和在莫斯科的王明为首，完全听命于第三国际；国内派以毛泽东为核心，走独立自主路线。江西边区称中央苏区，去年只有一万五千红军，在蒋介石两次围剿下，今年增至五万人马。”

币原不解，瞪大眼睛问道：“为什么会这样？”

陈友仁脸上出现了一缕嘲笑：“那是由于蒋介石动用各地杂牌军攻剿，结果一个个钻进了毛泽东预设的口袋，不是被消灭，就是被收编！编入红军的俘虏兵大多出身贫寒，毛泽东施以阶级教育，很快就被赤化了！”

币原摇头感叹，蒋先生看来是徒有其名，并不善战。又问道：“敢问阁下，广州方面有没有消灭中共的有效方略？”

“当然有！但这个属于机密，不便在这里谈，请原谅。”

“日本国内，有人把广州政府与武汉政府相提并论，我应该怎样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

“那根本不是一回事！武汉政府时代，我们的确曾与中共合作；不久就分手

了，根本原因还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反对在中国搞共产主义，主张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当初亲共的人物像邓演达、何香凝、宋庆龄早就退出国民党另立门户了。现在我们反对蒋介石，只是反对他的专制独裁。他的坚决反共，我们也是赞赏的。”

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陈友仁踌躇了一下，试探着问道：“有一个可能不该问的问题……如果我提出来，阁下不会介意吧？”

币原友好地笑了一下，这个片刻神态显得宽厚而温和，说：“我十分欣赏阁下的人格与风度，阁下的任何问题我都愿意回答！”

陈友仁道了个谢，略一沉吟，说：“外间所传，贵国的二元外交，敢问是怎么回事？”

币原皱眉，略顿了顿，说：“日本外交是内阁决定的，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除此之外，陆军以及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个人所推行的政策，如果他们对皇室施加了有效影响，由皇室干预，内阁有时也不得不屈从！”

隔了两天，在原地点，两人再次会晤。

币原明白上次交谈的内容还没有涉及陈友仁访日的真正目的；这是最后一次会谈，不会再海阔天空不着边际了吧？

果然，一落座，陈友仁就急不可耐地说：“为中日两国未来前途着想，两国缔结军事攻守同盟条约，我以为十分必要！不知阁下是否同意？”

币原警觉起来，明白这有可能被广州政府利用来对付南京政府，日本没有必要去蹚这趟浑水。做着思考的样子蹙起眉尖，踌躇蹉跎地说：“这个……妥当吗？军事攻守同盟，容易引起贵我两国邻近地区的怀疑，徒为树敌，恐怕不大合算？如果改为……互相协助条约，我以为有一定考虑空间！”

“阁下的高见……当然也对。不过，我所谓攻守同盟，不是针对任何邻国，是以共产党为对象。共产主义运动得到莫斯科的经济资助，已经在世界各地泛滥成灾，也威胁到了日本。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对策！阁下所谓‘互相协助’，语义抽象了一点；但毕竟算是合作吧，不妨也可以采用。”

币原笑了笑：“我个人对共产主义运动并不那么感到恐惧！阁下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贵国的这个成语我没用错吧？中国一部分人虽然受俄国革命影响，也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未必弄得清共产主义是什么玩意儿。我听说几年前，鲍罗廷^①在汉口街头向民众宣传共产主义，很多中国人都感到惊异，不明白他是干什么的！还有人以为是传教士呢，哈哈……”

陈友仁颇有感触，点点头，说：“中国人以往对鲍罗廷不理解，就像现在他们对贵国也不理解一样！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会妨碍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

“阁下的担忧和我一样？我参加政府之前，以在野之身接触过贵国一位要人。

^① 当时为苏联驻国民政府首席顾问。

这位要人说，一般中国人多误解日本对华有侵略意图，今后应该尽快消除这种意识，结束冷战状态。我当时请教他，中日两国之间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是不是可以打消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

“阁下的意见很有道理，互不侵犯协定是达成谅解的第一步，但愿能够早日实行！”

说罢又请币原将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作较为具体的说明。币原给了他一份书面材料。其中提到南满铁路时特别强调，无论中国的铁道建设规划如何，不可有威胁并侵害南满铁路的存在及经营的意图。陈友仁看了半天，心里怪不舒服，日本人也太霸道了。强自隐忍，毕竟此行有求于人，只好暂时逆来顺受，以后再说吧。于是一边收拾文件一边说：“贵国政府的意见我已经完全清楚了，容我回国再详细向国民政府汇报。”

“这个不妥！这个不妥！”币原霍然站起来，慌忙摆手，“我所谈的只是个人看法，没有和内阁其他成员交换过，不能认为是日本政府的意见！你拿回去正式汇报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会在适当时机，向阁僚们汇报，大家一块儿磋商，然后形成政府的正式意见。”

陈友仁冷不防问起另一件事：泰平组合株式会社卖给广州国民政府一批武器，日本陆军省也是准许的，却受到了外务省的阻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

币原略有一点尴尬，但马上就恢复了平静：“这个只得请你谅解，外务省是按照原则办事！日本与南京政府有外交关系，国际惯例是武器输入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应该得到南京政府许可才行。”

陈友仁心里暗暗好笑，日本军火商卖军火给中国地方军阀不止一次，何曾得到过南京政府许可呢？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真实背景是日本内阁希望从南京政府那里捞到更多满洲的好处，所以不愿为了广州去得罪它；同时疑心广州政府是武汉政府的延续，担心其有容共倾向。而军部^①则希望广州与南京打起来，关东军好乘机在满洲获利，所以愿意扶持一下比南京政府弱小的广州政府。

陈友仁说：“广州国民政府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更能体谅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请阁下注意这点！本来，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向欧洲购买，情况紧急时才偶尔从日本输入一些，不会造成太多负面影响，希望日本政府能予以理解！”

币原考虑了一下，友善地看着他说：“好吧，我一定向首相禀报，和阁僚们一起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陈友仁离开日本时与友人谈到这次访日的目的，否认是要求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和购买武器问题；实在只是向朝野介绍中国当前情况，纠正一些视听，澄清广州国民政府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政府，意在打倒蒋介石之专制政治，争取以后

^① 这个名词在当时日本舆论界通常指参谋本部和陆军省。

实行类似日本的政党政治。

宋子文说：“从币原与陈友仁的会谈可以看出，币原外交已经有了极大变化，从温和交涉变成了强硬索取。连最著名的鸽派都变成了这个样子，说明日本实质上已经进入了战争准备状态！”

杨永泰不无惶惑地看看宋子文，又看看蒋介石，说：“日本人真的有可能动手吗？要真的动手了我们该怎么办？”他有些词不达意，本来是想说军事上有没有把握。他对国军的战斗力是了解的，对中国支持战争的工业和经济也是了解的。

蒋介石刚刚端起白开水，又慢慢放下，心事重重地喟然长叹，说：“当然要想方设法避免军事冲突，我们实在腾不出手去对付他们呀！当然，如果日本人逼人太甚，实在要冒险一试，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奉陪！”

陈果夫冷笑一下：“张汉卿待在北平干啥？听说病是已经好了，戏园子、舞厅常常可以看见他的踪影嘛！他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吗？他应该回沈阳去坐镇！局势如此紧张，一有麻烦，无人决断，沈阳北平电报往返能有枪弹快吗？”

宋子文冷笑了一下：“中村事件发生以后，东北日本人骚乱，少壮军官磨刀霍霍！荣臻、张作相几次劝他回沈阳坐镇；荣臻还专门为了促驾跑了两趟北平。他也答应要回去。听说那天已经要登车了，有人传来一个莫须有的消息，称土肥原要在中途行刺，他居然又缩回去了，口称头疼不能上路。委员长，我看你这位盟弟^①是一位扶不起来的阿斗！”

蒋介石笑了笑，也不便说什么，只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何应钦说：“我还是觉得宋部长是不是把局势估计严重了？关东军几个少壮军官捣蛋，币原偶尔一次较为强硬的谈话，不足以说明日本就要动武！我也曾经听说，币原外相在一次军民大会上作外交演说，针对少壮派吞并东北的叫嚣，指出那样等于是让日本吞下了一枚炸弹！从这些情况看，日本当道者是不想扩大事态的。”

杨永泰思索着说：“何部长说的那个币原演说是一年前的事，他现在可不再愿意这么说了！另外，即使币原一类内阁大臣不愿马上在东北燃起战火，关东军少壮派会不会擅自挑起事端，把日本政府拉入战争呢？”

蒋介石指着杨永泰，严肃地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就是要想办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宋子文似笑非笑，逼视蒋介石，问道：“怎么防止？用什么方法防止？张汉卿待在北平能防止得了吗？另外，如果发生了意外，应该怎样应变？嘿嘿，我相信张汉卿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乱麻！所以我以为，中央应该给他一个指导性的方略！”

^① 蒋介石和张学良曾换帖拜盟——就是俗话说的拜把子的弟兄。